

鎖住的巨人

巴罗士·丹汉姆著



鎖住的巨人

巴罗士·丹汉姆著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何 国 贤

韩 宗 翊

江 文 若

全书由区维、李光谟校订

鎖 住 的 巨 人

〔美〕巴罗士·丹汉姆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frac{1}{2}$ · 字数 159,000

1965 年 7 月第 1 版

196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204 定价 (七) 0.80 元

印数 0.001—2,500

出版者說明

本书作者丹汉姆(1905—)为美国邓波尔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是怀特海的学生。此书发表于1953年,作者用比較通俗的笔調,探討了宇宙观、認識論、邏輯学和伦理学的一些問題,其中对英美新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批評,有可供研究西方哲学史参考之处。但作者的立場基本上是資產階級人道主义,书中有許多提法值得研究。

这个譯本是根据俄文版(Б. Данэм, Гигант в цепя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轉譯的,全部根据原文版(Barrows Dunham, Giant in Chain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53)进行了校訂。如需要引用,务請核对原文。

目 次

原序	1
----------	---

楔 子

第一章 为何不是人人都得救?	3
哲学是思考(6) 哲学是指南(9) 哲学是冲突(11)	
第二章 哲学和尼克森太太	17
謬誤和社会(19) 一个实例(24) 应该怎样研究哲学?	
(27) 永恒对变化(32)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角落里

第三章 永恒而无变化	38
黑格尔和盎格鲁撒克逊人(39) 绝对者(44) 伦理学	
(52) 政治学(57) 貝納德·鮑山葵(65)	
第四章 变化而无永恒	71
頑皮的精神(74) 揭开了盖的宇宙(78) 方便和真理	
(85)	
第五章 貫穿变化的永恒	91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93) Esse Est Percipi(98)	
同超自然力量告别(104) 变化的詭譎性(108) 从泰	
勒斯到赫拉克利特(115) 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	
现代版(120)	

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第六章 一无所知者和无所不知者	127
相对主义的社会基础(128) 令人怀疑的怀疑者(132)	
从一无所知者到无所不知者(136) Ipse Dixit(139)	
超明亮的阴暗(144)	
第七章 真理王后和查理国王	151
社会 and 标准(155) 合乎真理和为人所知(159) 真理	
是什么? (164)	
第八章 这里有方法问题	170
感觉、思考和实践(173) 多样性和危险性(180)	

生活总是这样艰难

第九章 蜡烛和太阳	186
“善”——这是什么? (190) 迷雾和空虚(203)	
第十章 更高的高度	211
理想(215) 道德怀疑论的社会学(219) 至善(224)	
一点声明(231)	

原 序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邏輯对常識的胜利。我的目的是想要說明：哲学的一切基本問題都包含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簡單的活动中。因此，我不能不研究整个这方面的問題。

連职业哲学家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也不可能把每个部分都处理得同样恰当，这一点按常識說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按照邏輯办事。我花了四年的时间雕琢这块頑石，最后终于把它的形状和大小琢磨得可以大致辨認。至于形状是否正确，大小是否合适，这就有待讀者自己判断了。

創作中的一个既令人苦恼、又富有情趣的事，就是在下笔写作时必须心中有数。如果把一切疑难都摆出来，这与其說表明世界的紛紜复杂，不如說表明作者的困惑不解。可是，在这本书里，我对某些問題也沒有拿出肯定的見解；在这些問題上，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任推理的必然性了。我希望我的这种态度即便不足以令人信服，至少也是明朗的。話又說回来，明朗性的要求也不見得是最容易达到的。

蒙有关方面的慨然允准，我从一些享有版权保护的书籍中引用了材料，对此謹表謝意……

这种致謝的习惯，虽然由于长期沿用而确是有点流于形式，但却足以表明写一本哲学著作需要求助多少人的力量。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可喜的，因为在我看来，哲学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于它来自人民。我在哲学中看到的，不仅有天才人物的巧妙邏輯或(象有时所发生的那样)启示性的詩歌韻律，而且也有群众的模糊不清的困惑、渴望和斗争(乃至惰性)。著名的哲学体系只不过是这一切的提炼；而著名的哲学家，无论他们多么仪表非凡，也无论他们多么孤僻自傲，我只相信一点：他们是人。

巴罗士·丹汉姆

1952年12月10日于

宾夕法尼亚州辛威得

楔 子

第一章 为何不是人人都得救？

夕阳西下，疲惫不堪的世界走完了自己一整天的旅程，人们各奔归途，到了松口气的时候了。辛苦的一天，不是因遭到挫折而有点沮丧，就是因获得成功而略感激昂；人的生命消磨掉了八小时（谁知道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為了糊口，好再来工作八个小时。

一个常常被别人提到而自己还从未说过一句话的普通人，终于在街头出现了。

他路过銀行，这里有他的錢存着，但不让他动用，在下午三点就打烩了。他路过商店，橱窗里貼着大减价广告，但他反正买不起。他路过擦鞋刷帽摊，这里給人們从头到脚增添光彩。他路过酒吧間，这里是亡命之徒狂飲和故事中杀人犯藏身的所在。他坐上公共汽車、火車或无軌電車，过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家。

这里，即或不完全象天堂，也至少是个安身立命之所；这里有他心爱的安宁的平居生活，为了維持这种生活，他耗去半生的心力；这里收藏有他所珍視的一切东西；这里是隱庇所和碉堡，他可以安稳地从这里眺望世界。不論在幻想中还是在现实中，他一直在建造这座碉堡。回顾过去，他可以看到这座碉堡所经历的变化不大、甚至可以說是一帆风順的历史。展望未来，他可以满怀希望地猜测，工資将会提高，有才干的人总会

得到好報酬；這加強了他的幸福感。此外，至於說到他自己的歸宿、他的一生的大變動，——他祈求不要有風暴，不要有災難，而只希望象星火熄滅那樣地消逝掉。

當然，他並非老在盤算所有這些問題。可是，每次他回家開門，總免不了會自問一下：“他們在家嗎？平安無恙嗎？幸福嗎？”如果一切太平無事，那一天就可以這樣過下去，直到第二天晚上這些問題又重新出現。

這個在街頭可以到處碰到的普通人，現在已經在家了，——有誰比他更接近於永恒和變化之間的不可捉摸的衝突？有誰比他更了解，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在運動着的宇宙中長期占有並保持住一個可靠的安身之地？當然，他比巴門尼德更明澈，巴門尼德認為邏輯取消了變化；他比休謨更堅定，休謨把整個世界結構看作僅僅是一連串毫無因果聯系的感覺的總和。

現在，他回到家里，把門一關，躲開了世界，但沒有躲開哲學。當他在桌旁坐下，回顧這一天他親身經歷的種種往事時，他完全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怎樣經過的，感受如何。雖然他可能還完全沒有意識到，但從他的舉止中可以推断出他已經認識到世界確實是由上述種種事件所構成的——世界不是由報上聳人聽聞的標題，也不是由評論家的冠冕堂皇但卻含糊其詞的議論所構成的，而是由象他妻子兒女這樣的人在他們自認為需要的時候所做的自認為需要的事構成的。

概括起來，這就是說，歷史是由人們創造的。這個看法不太為那些心目中離不開帝王窮奢極欲生活的史學家或哲學家所歡迎。但這個看法很質樸，很容易證實，並且看來也是正確的。這位耽在家里的人，如果不是過於謙卑，看見自己居然避

免了多少学者們所犯的錯誤，一定会要感到惊讶。

但他的洞察力还不限于此。我設想他在看晚报，从最后一版翻起：先是連环画，接着是謀杀、盜窃、火灾和离婚的消息；最后他讀到滿篇恐怖新聞的第一版；他对某一条消息，根本不相信，对另一条表示同意，而对第三条十分怀疑。总的來說，他对于事件真相和消息报道之間究竟有多大一致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无疑地，他在开始步入生活时，对別人說的話是听信的；但他現在已知道，別人告訴他的东西有許多是錯的，需要他亲自檢驗一下。看来，一个人是很难得充分發揮其提問质疑的才能的。可是誰都知道，情节如果有矛盾，故事就无法成立，而先入为主的成見則必然会把故事同真实情节完全割裂开来。

这就是認識論的萌芽，甚至是認識論的重要因素；認識論可以說能够教会我們以相信真理的本領。我們对于認識論是什么都有一定的見解，否則我們會毫无办法；很可能我們都感觉到，不管对認識論理解多好，再理解深些总归是有好处的。

这位耽在家里，很快就要上床的人，就这样整个一宵都沒能躲开哲学。最后他想起报上的一条消息，說有一位讲演人在“劝善俱乐部”里規劝听众不要关心物质上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兔子和蛇都能追求到的。但是，依照这一假定，那末人是为一点点下等的物质利益而劳动，他的全部工作都是不正当的了。而且岂非还要得出結論說：在宇宙的这个角落里，遍地珠宝，俯拾即得，可是人們以如此辛勞所換得的东西，实际上却不值几文？这真会是荒誕不經，莫名其妙。这时候，伦理学給恋棧不去的白昼蒙上了面紗，絳紅色的夜幕落下来了。

哲学是思考

除非我对家庭和夜晚的生活习惯理解错了，我就可以认为：对普通人来说，研究哲学是十分自然的事，他们研究哲学比他们自己设想的要经常得多。他们研究得还比自己设想的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研究哲学是很自然的事。谁也没有要求他们公开他们的发现，因而他们也就没有染上那种正式发言时的庸俗老套和含糊其词的毛病。他们也并不拒绝可以用金钱换来的安乐，这种安乐唉声叹气、躺着不动，而让苦难继续下去。

恰恰相反，他们只不过设法使自己活得有见解，他们从襁褓时期就开始这样作了。如果说他们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哲学爱好者，那末他们是真正的爱好者，因为他们爱好知识。他们研究哲学，是采取一种古老的传统方式——思考。

思考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把零星的经验材料分别加以归类，找出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抓住贯穿在一切变化中的逻辑。日出到日落是一天，一天又一天构成人的一生。在这些象钟表滴嗒声一样单调（有时显得如此）的有规律的重复中，包含着无数有待认识的事物。

最普通的事实中就寓有哲学。人——显而易见——是由人生下来、在人们之中抚育长大、在人们之中死去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有点不稳定，有点不可靠，这种关系要就是使人们欢乐无比，要就是使人们悲伤至极。每个人在一生中都积累起关于这些关系的一定知识，构成了关于这些关系的某种理论。可见，每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偏激和幼稚，至少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科学家。

不仅如此，人們随时随地都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因为自然界是人們衣食住和其他无数必需品的来源。人們在一生中也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知識，构成关于这方面的理論。他是一个不算不成熟的自然科学家。

可是，自然界和社会这两大領域在許多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产品的生产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問題，产品的分配則主要是社会科学的問題。但这两者彼此发生深刻的影响。产品分配上的缺点可能会妨碍产品生产，有时甚至使产品生产停頓下来。从另一方面看，产品生产上的失敗（有时候的巨大成就）可能会使一切社会关系陷于混乱。这两大領域中任一領域的危机，都会引起另一領域的危机；而現在征服了原子的人类，則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知道人类現在可以过富裕和幸福的生活，知道人类現在也可以被彻底毁灭。

既然对人來說这两大領域是相关联的，或是彼此协调，或是相互冲突，那末，很明显，一定有一門既概括社会知識也概括自然知識的知識，而且比这两者都要广博得多。这門知識將闡明我們所处的各种关系的总体，闡明遍布我們四周的各种偶然事件，即迫使、驅使、强使我們受命运摆布的各种偶然事件，闡明这一切混乱不堪（表面看来会是这样）的偶然事件。这門知識还要闡明我們所追求的或应当追求的目标。最后，它还应当有一个总的計劃，使我們可借以尽最大可能指导整个伟大过程达到人类的目的地。

这一切知識的交織一起，这一切知識的体系——我們当然希望它們会成为体系——就是哲学。哲学的唯一研究題目就是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环绕着这个題目，各种零星的知識和理論分別归納成类，并按照传统的含混的語言被命

名为本体論、認識論和伦理学。这些话加在一起，无非是大声疾呼地表明：只有先知道世界是什么，怎样認識世界，为了什么目的而駕御世界，人类才能达到最大的平安。

概括性的东西应当十分广泛，足以包括所有这些内容。由于广泛必然导致抽象，看来是注定要使那些虽然比較渺小、但却更为生气勃勃的普通人的劳动相形見绌。这种看法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如下的事实：最早的世所公认的哲学家都是些无所事事的貴族，而当代的哲学家則都是些大学教授。

这种看法的产生，在我看来，一部分也是由于使用哲学手法的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思想家为了表示自己是“一切时间和一切存在的旁观者”，就把世界的某种特性抽象出来，而将这种抽象当作一床毛毯一样高高地张挂起来，把整个星辰世界都遮蔽了。要不然他就偏爱小世界而看不起大世界，他可以把无限端在手掌上給我們看，摸起来令人震顫，但形态却很古怪。

虽然我好象不同意这套手法，但实际上我自己也懂得这一套，而且还很喜好它們。它們是沉思的动力，并不因为风平浪靜而作用就小些。科学家，无疑是鋒芒外露，他甚至是騷扰不已的，因为他坐在实验室里工作，細察显微鏡切片，观看試驗管，利索而勇敢地摆弄易燃物品。而哲学家，出于习惯和身分，則比較稳重。他靠在安乐椅上。他不靠在安乐椅上，就躺在床上。当然这只是表明，某些概括性的东西是可以靠着或躺着写出来的，說不定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来。

我們說，哲学家的习惯就是这样；但我想，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这种过程就具有为每个人所熟悉的内容。人們有时在問“这一切为的是什麼？我在这里做什么？”这些問題时的心

情，同康德的“我能知道什么？我該做什么？我可以指望什么？”的著名問題相比，只是在表述的确切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这是真正的哲学心情，但它在許多人身上还掺杂了一些并没有完全被消化的箴言、宗教故事和日历上的格言。然而真正的内容則是由經驗中得出的各种見識，这些見識由于天賦的聪明而洞察入微。正是这一点，使民間諺語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内容，使我們敢于希望，科学家显然无力拯救的世界，将要靠人民来拯救。

哲学是指南

“靠人民拯救”这句话表明，哲学并不仅仅是思考而已。因为如果说人民决心要凭借他們固有的某种智慧来拯救世界，那末他們就必然要研究哲学，把哲学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南。这就是說，哲学供給实践以观点，而实践则供給哲学以材料。

哲学是生活的指南，这是一句不仅为哲学家所早就运用的豪言壮語。这话听起来含义深远，使人不能不同意，就連那些显然沒有这种生活目标的人也可能說出这样的话。然而为最聪明的雅典人最早提出、由于斯宾諾莎为之受尽苦难而被神圣化了的这个格言，并不会由于才智較逊者的使用而遭到多大污辱。

例如，完全有根据认为，象柏拉图（他当然是用极端的貴族观点）所描繪的由哲学家执政掌权，归根到底是历史的必然性。他們不是国王，而是由一些习惯于根据普遍原則来解决問題的学識淵博的人的共和政治。这在并非不可想象的将来一定会出現，那时，人类的科学知識不再被用来养肥特殊阶

层，而將給每个家庭带来财富。

同时，哲学还需要作一定努力，使自己的重要意义为人們所共知。哲学的重要意義，我认为，在賀雷西的一句名言里已經有了部分的說明：

在困难环境中——

保持理智。

但在混乱中保持鎮靜，在失敗中保持勇气，基本上是个人的修养的問題。而現在，人人都知道，任何人的生活都同他人密切相关，誰都不可能独自生活，哲学重又成为社会活动的指南。

哲学当作社会活动的指南，这是与哲学的本质完全一致的。这个本质，即通过我們所謂的“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表現出来，也是政治的要素，因为人的政治活动只是他为了通过冲突或通过协调确定他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作的努力。对于这个大題目，还没有哪一門独立科学或綜合性科学能够胜任，因为这些科学所概括的范围都太狹隘了。没有哪一門独立艺术或綜合性艺术足以表現这个題目，因为这些艺术只能应付整体中的一些片断。而具有研究（在可能范围内）一切事物和一切关系、現有的东西和期望的东西、手段和目的的能力的，只有哲学。

如果說，哲学不可能凭靠内容而要求成为先导，那末就是由于放弃也势必取得它。許多年来，各門科学对于什么与它們的内容无关，和什么与它們的内容有关，都明白地予以交代。比方說，科学硬說它們同伦理学不发生关系，但这是完全錯誤的。自然科学硬說它們同政治毫不相干，看来这种錯誤就是用氢弹也无法炸毀掉。至于社会科学，由于害怕怀藏着

危险的知識，正在开始把自己說成就象根本不具备任何知識一样。

但是，科学所不願做的事，历史却决不会撇下不管。要人类容許科学来毁灭一切是不可設想的，尽管这种可能无疑是存在的。为了使科学不致被用来杀害人类，人类就得从理論上和实践上設法保证科学完全用来为人类謀福利。这样产生出来的理論和实践，标志着从战斗的哲学到战无不胜的哲学的轉化。我并不設想现在的职业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是一定会做到的，而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可以称为哲学家。

哲学是冲突

政治支配除經濟以外的一切，而經濟則支配政治。在这兩門威风凛凛的学术体系面前，其他一切学科不得不退居一等。千百年来，哲学一部分是决定于哲学家們的願望，但大部分則是决定于統治者們的意志。哲学一直想要脱离政治，但这种企图始終只是幻想，它实际上掩盖了某种更为隱晦的政治事实。这类幻想不能說是无足輕重的。欺騙自己的人，未必就不欺騙別人，他們的理論只可能引人走入歧途。

因此，無論是职业哲学家还是哲学爱好者，或者是无意中研究这些哲学問題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听来可能有些怕人的事实：哲学必須在政治的烈火中鍛炼。哲学在对立面的冲突中才形成，并在其中一方最終胜利时誕生出来。它以这种方式被塑造成形和出現后，可能包含也可能沒有包含各种真实的論点，但它将成为占統治地位的哲学，而且看来是当时的唯一的哲学。